

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二種

笑的歷史  
(創作集)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二種

笑的歷史  
(創作集)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 
 "The History of a Woman" and  
 Other Stories  
 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  
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

此書有著作權  
 翻印必究

（小說月刊）  
 笑的歷史（一册）

（每册定價大洋壹角）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輯者 小 說 月 報 社  
 發行者 商 務 印 書 館  
 印刷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 
 總發行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 
 分售處 商 務 印 書 館

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 
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 
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 
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 
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 
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

笑 的 歷 史

---

創 作 集

1924

## 目次

笑的歷史·····	朱自清(一)
端午節·····	魯迅(二〇)
鄉心·····	潘訓(三四)
游泳·····	葉紹鈞(四八)
命運·····	佘工(六五)

## 笑的歷史

朱自清

你問我現在爲什麼不愛笑了我現在怎樣笑得起來呢？

我幼小時候是很會笑的。娘說我很早就會笑了。她說不論有人引逗，無人引逗，我總常要笑的，她祇有我一個女兒，很寵愛我，最歡喜看我笑。她說笑像一朵小白花，開在我的臉上；看了真是受用。她甚至祇聽了我的格格……的笑聲，也就受用了。她生性怕雷電，但祇要我笑了，她便不怕了。她有時受了爸爸的委屈，氣得哭了。我笑了，她却就罷了。她在擔心着缺柴缺米的日子，她真急得要尋死了。但她說看了我的笑，又怎樣忍心死呢？那些時我每笑總必前仰後合的，好一會才得止住。娘說我是有福的孩子，便因爲我笑得容易而且長久。但是，但是爸爸的意見如何呢？你該要問了。他自然不能和母親一樣。然而無論如何，也有些兒和她同好的。不

然，她每回和他拌嘴以後，爲甚麼總叫我去和他說笑，使他消消氣呢？還有，小五那日在廚房裏，瓷琅琅打碎兩隻紅漆碗的時候，他忙忙的叫郭媽媽帶我到爸爸面前說笑，他說：「小姑在那裏，我就可以不挨罵了。」這又爲什麼呢？那時我家好像嚴寒的冬天，我便像一個太陽，所以雖是十分艱窘，大家還能够快快活活的過日子。這樣直到十三歲那年上，娘可憐，死了！郭媽媽却來管家了！我常常想起娘在的時候，暗中難過；使不像往日起勁的笑了。又過了三四年，她們告訴我，姑娘人家要斯文些，笑是沒規矩的。小戶人家的女兒，才到處哈哈哈哈哈的笑呢！我曉得了這番道理，不由的又要小心，因此忍了許多笑。可是忍不住的時候，究竟有的；那時我更仍不免前仰後合的大笑一番。他們說這是改不掉的老毛病了！我初到你家，你們不也說我愛笑麼？那正是「老毛病」了。

初到你家的時候，滿臉都是生人！便是你，也是個生人！我孤鬼似的，祇有陪房

的小王、老王，是我的人。我時時覺得害怕，怕說錯了話，行錯了事。他們也再三教我留意。這顆心總是不安的，那里還會像在家時那樣笑呢？便是有時和她們兩個微笑着，聽見人聲，也就得馬上放下面孔，做出莊重的樣子——因為這原是偷着笑的那時，真是氣悶死了；我一個愛說愛笑的人，怎經得住這樣拘束呢？更教我要命的，回門那一天，我原想家裏去可舒散舒散；那知道他們都將我作客人看待，毫不和我頑笑。我自己到了家裏，也覺得不好意思似的，沒有從前那樣自在——這都因為你的緣故吧？我想你家裏既都是些生人，我家裏的，也都變了些生人，似乎再沒有和我親熱的——便更覺是孤鬼了！幸而七八天後，你家人漸漸有些熟了，不必仔細提防了——不然，直要悶死呢！在家天天要笑的，倒也不覺怎樣快樂。可是這七八天裏，不曾大笑一回，再想從前，便覺十分有滋味。這以後，我漸漸的忍不住了，我的老毛病發作了；你們便常常聽見我的笑了。不上一個月，你家裏，和孫家、張



家，都知道我愛笑了；我竟在笑上出了名了。我自己是不覺得，我真比別人會笑些。我的笑真和別人不同麼？可是你家究竟不是我家，滿了月之後，我的笑就有人不高興了。第一個便是你！那天大家偶然談起筷子，你問：「在那里買？」我覺得奇怪，故意反問你：「你說在那里買？」你想了想，說：「在南貨店裏。」大家都笑了，我更大笑不止！你那時大概很難爲情，只板着臉，咕嘟着嘴不響。好久，才冷冷的向我說：「笑完了罷？」等到了房裏，你又說：「真的，我勸你少笑些，好不好有什麼叫你這樣好笑呢？而且笑也何必這樣驚天動地呢？」——這些話你總該還記得；我不冤枉你罷？——這是我第一回受人的言語；爸爸和娘一口大氣也不曾呵過我的。那時我頗不舒服，但却不願多說什麼；只冷笑了一聲，低低的說：「你管我呢？」說完，我就走出去了。那句話却不知你聽見了沒有？但我到底還是孩子氣，過了一兩日，又常常的笑了。有一回，却又惱了姨娘；也在大家談話的時候，她大概疑惑我

有心笑她，所以狠狠的瞪了我一眼。其實我的笑是隨便不過的，那里會用心呢？我只顧笑得快活，那里知道別人的難爲情呢？我在她瞪眼的時候，心裏真是悔恨不迭；想起前回因笑惱了你，今天怎麼又忍不住呢！我立時便收了笑容，癡癡的坐着。大家都詫異說，「怎麼忽然不響了？」我低頭微笑，答不出什麼。過了一會，便趑趄的起來走了。走到房裏，聽見姨娘說，「少奶奶太愛笑，也不大好；教人家說太太沒規矩似的！我們要勸勸她才好。」這自然是對婆婆說的！我聽了，更覺不安了！第二天，婆婆到我房裏閒談，漸漸說起我的笑。她說，「也難怪你，你娘死得早，爸爸又不管事，便讓你沒規沒矩的了。但出了門和在家做姑娘時不同，你得學做人，須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不能再小孩子似的。你在我家，我將你和自己女兒一般看待；我所以特地指點你——以後要忍住些笑；就是笑，也要文氣些，而且還要看人！你說我的話是麼？」婆婆那時說得很和氣，一點沒有嚴厲的樣子；比你那冷言冷語好多了。

我自然是很感激的。我說：「婆婆說的都是好話。我也曉得的。祇因為在家笑慣了，所以不容易改。以後自然要留意的。」那幾日裏，用人們也常在廚房裏議論我的笑；這真教我難為情。我想笑原來不是一件好東西——不，不，小孩子的笑是好的，大人的笑是不好的。但你在客廳裏和你那些朋友常常哈哈哈哈哈的笑，他們也不會議論你！——曉得了！男人笑是不妨的，女人笑是沒規矩的。我經過兩回勸戒，不能不提防着了，我的笑便漸漸的少了；他們都說我才有些成人氣了，但我心裏老不明白，女人的笑為什麼這樣不行呢？

滿月後二十天，那是陰曆正月十二，你動身到北京上學去了。我送你到門口，但並沒有什麼難過。你也很平常的，頭也不回轉了。那天我雖覺有些和往日不同，却也頗輕微的。第二天便照常的快活了。那時公公正在權運局差事上，家裏錢是不缺的；大家都歡歡喜喜的過着。婆婆們因為我是新娘，待我還算客氣的。雖然也

有時勸戒我，有時向我發怒，有時向我冷笑，但總不常有的。我呢，究竟還是孩子，也不長久記着這些事。所以雖沒有在家裏自在，我也算無憂無慮的過着了。這些日子，我還是常常要笑的，只不大像從前那樣前仰後合，那樣長久罷了。他們還是說我愛笑的，但婆婆勸過我兩回，我到底不會都改了；他們見慣不驚，也就只好由我了。所以我的笑說不自由，却也自由的。到暑假時，你回來了，住了五十天，你又走了，這一回的走可不同了，你還記得罷？——那夜裏我哭了一點多鐘，你後來也陪我哭。我們哭得眼睛都紅了；你不是還怕他們笑麼？走的時候，我不敢送你，并且也不敢看你；因為怕忍不住眼淚，更要讓他們笑了！但是到底忍不住，你才走，我便溜到房裏哭了。四弟、五妹都來偷看我，我也顧不得了。自從娘死後，我不會哭過，因為我是愛笑不愛哭的。在你家裏，這要算第一回了。從那日起，我常覺失掉一件什麼東西似的，心裏老是不安了。我這才嘗着別離的滋味了！你們男人家在外面有三朋

四友的說笑，又有許多遊散的地方，想家的心自然漸漸的會淡下去。我們終日在家裏悶着碰來碰去，是這些人轉來轉去，是這些地方沒得打岔兒的，教我怎不想呢？越想便越想了，真真有些癡了。這一來我的笑可不容易了，好笑的事情，都覺淡淡的味兒，彷彿酒裏攪了水——我的笑的興致也是這樣。況且做了一年的媳婦，規矩曉得的多了，漸漸的脫了孩子氣了；我也自然的不像從前愛笑了。這些時候笑是很文氣了，微笑多了，大笑少了，他們都說老毛病居然改掉了。

第二年冬天，公公從差事上卸了，虧空好幾百元——是五百元吧？湊巧祖婆婆又死了；真是禍不單行！公公教婆婆和姑娘將金銀首飾都拿出來兌錢去。看她們委委屈屈的將首飾盒交給公公，心裏好悽慘的！首飾兌了回來，又當了一件狐皮袍，才湊足了虧空的數目，寄到省裏去了。第二天婆婆便和公公大吵了一回，爲何起因，我已忘記——你記得麼？——只知道實在是爲首飾的緣故罷了。那

一次吵得真是利害！我到你家還是第一次看見呢。我覺得害怕，並且覺得這是一個惡兆；因為家裏的光景真是大不同了！那回喪事是借的錢辦的。在喪事裏，我只哭了兩回；要真傷心，我才會哭，我不會像她們那樣哼哼兒。我的傷心，一半因為祖婆婆待我好，一半也愁着以後家裏怎樣過日子！我曉得愁，也是從前沒有的；年紀大了，到底不同了。喪事過後，家裏日用，分文沒有；便祇得或當或借的支持着。這也像嚴寒的冬天了。而且你家的人還要嘔氣。只說婆婆那樣嫌着公公，說他只一味浪用，不知償幾個錢兒！又和姨娘吵鬧，說她祇曉得巴結公公，討他的好。這樣情形，還能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麼？我也常給他們解勸，但毫無有用的。這樣過了一年多，我眼看着這亂糟糟的家，一天天的衰敗下去，由得不時時擔心。婆婆發脾氣的時候，又喜歡東拉西扯的牽連着別人。我更加要留意。你又在北京；連一個訴說的人也沒有！我心裏怎不鬱鬱的呢？我的心本來是最寬的；到你家後，便漸漸的窄了；

彷彿有一塊石頭壓着似的。你說北京有甜井，苦井；我從前的心是甜的，後來便是苦的那些日子，真沒有什麼叫我笑了，我連微笑也少了。有一天我回到家裏，爸爸和娘娘（二）他們說，「小招真可憐！從前那樣愛笑的，現在臉上簡直不大看見笑了。」那時我家裏人待我的情形也漸漸不同了，這叫我最難過的——誰想自家也會發利呢？我起初還不覺得；等到他們很冷淡了，我才明白——你看我這個人糊塗不糊塗？——娘娘她們不用說，便是郭媽媽和小五等人，也有些看不起我似的。只除了爸爸一個人！他們都曉得我們家窮了，所以如此。其實我們窮我們的，與他們何干呢！本來家去和他們說說笑笑，還可以散散心的。這一來，我還家去做甚麼呢？這樣又過了半年。這一年半裏，公公雖曾有過兩回短差事，但賺不了錢，也

是無用的。好差事又圖謀不到！家裏便一天虧出一天了！起初人家不知就裏，還願意借錢給我們。後來見公公長久無好差事，家裏連利錢也不能按期付了，大家便都不肯借了；而且都來討利錢，討本錢了。他們來的時候，神氣了不得！你得先聽他的討厭的話，再去用好話敷衍他，敷衍得好的，便快快的走了；不好的，便狠狠的發話一場。你那時不在家，我們就成天過這種日子！你想這是人過的日子麼？你想我還有一毫快樂的心思麼？你想我眼淚直向肚裏滾，還有心腸笑麼？好容易到了七月裏，你畢業了，而且在上海有了事了。那時大家歡喜，我更不用說了——娘娘他們都說我從此可以出頭了！我暗中着實快活了好幾日，不由的笑了好幾回——我本想忍住的，但是忍不住；祇好讓他們去說罷。這樣的光景，誰知道後來的情形却全然相反呢？

自從公公那回交卸以後，家裏各人的樣子，便大不同了——我剛才不是和



你說過麼？婆婆已經不像從前客氣。她不知聽了誰的話，總防着我爬到她頭上去。所以常常和我講究做媳婦的規矩，又一心一意的要向我擺出婆婆的架子。更加家境不好，她成天的沒好心思，便要尋是生非的發脾氣。碰着誰就是誰。我這下輩人，又是外姓人，自然更倒毒了她。那時常要挑剔我。她雖不明明的罵我，但擺着冷臉子給你看，冷言冷語的譏嘲你，又背地裏和用人們議論你，就儘儘够你受了！姨娘呢，雖不會和我怎樣，但暗中挑撥着婆婆，也甚是利害。你想，我怎能不鬱鬱的！——只有公公還好，算不曾變了樣子。我剛才不說過那時簡直不大會笑麼？你想，愁那愁不過來，又怎樣會笑呢？況且到了後來，便是要笑，也不敢了。記得有一回，不知誰說了什麼，引得我開口大笑。這其實是偶然又偶然的事。但婆婆却發話了她說：「少奶奶真愛笑！家裏到這地步，怎麼一點不曉得愁呢！怎麼還能這樣嘻嘻哈哈的呢！」她的神氣嚴厲極了，叫我害怕，更叫我難堪！——當着衆人面前，受這樣的